

0081639

《JIN PING MEI》 MAN HUA

# 《金瓶梅》漫话

黄霖著



YE  
DU  
CONG  
SHU

## 夜读丛书

曾被誉爲“第一奇书”的《金瓶梅》至今仍是一本聚讼纷纭的神秘的书，本书将帮助你了解它的真相

# 《金瓶梅》漫话

黄霖著

学林出版社

## “夜读丛书”出版前言

夜幕降临，当你结束了一天紧张的工作和学习之后，准备怎样打发这难得的闲暇呢？看看电视，听听音乐，自是一种消遣；而读一些有趣又有益的书籍，则更会感到其乐也融融。

学林无垠，书囊无底；兴趣不同，要求各异。我们不能包揽一切，但是希望能给尽可能多的读者提供合口味的读物，让读者们伴着书本，度过难忘的夜晚，在轻松愉快之中获得知识，获得教益，获得乐趣。

为此，我们编辑出版了“夜读丛书”。

“夜读丛书”是综合性的，古今中外，文史哲经，天文地理，无所不包，以满足各类读者的需要；它的表达形式是多样化的，力求短小精悍，简练明快，不拘一格，让人易读和爱读；它的出版是系列化的，每辑十种，一次推出，各种之间没有一定联系，但也注意了品种的搭配，力求“营养”丰富，不致使读者“偏食”。

“夜读丛书”第一辑十种（《现代文坛偶拾》《被毁灭的城市》《老年心理初探》《艺林散步》《博物记趣》《沧桑亿万年》《现代国际乐坛》《人的自我测验》《家庭面面观》《国际刑事警察组织破案故事》）问世之

后,有幸得到读者的青睐,我们深感欣慰。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第二辑,希望能继续接受你们的检验。

编 者

一九八六年四月

# 目 录

奇书共赏析·····	1
《金瓶梅》之鸟瞰·····	3
如此官场——西门庆剖析之一·····	8
“奸巧”致富经——西门庆剖析之二·····	14
一个暴发户的糜烂生活 ——西门庆剖析之三·····	20
晚明社会的一面镜子·····	26
聚光镜对准了皇帝·····	31
明神宗与《金瓶梅》·····	36
人性弱点的思考·····	42
性解放乎？淫首恶乎？·····	47
肉欲狂潘金莲·····	52
情孽种李瓶儿·····	61
婢作夫人庞春梅·····	67
克尽妇道的吴月娘·····	73
帮闲应伯爵·····	79
浪子陈经济·····	87
良心尚存的宋惠莲·····	93
寄意时俗·····	101

写丑见美·····	106
恶不全恶·····	111
长于讽刺·····	116
悲喜交集·····	123
白描传神·····	127
闲笔不闲·····	132
自觉对比·····	138
入筭、脱卸及“搓草绳”·····	145
于细微处见神理·····	151
妙在家常口头语·····	156
袁中郎初透春消息·····	163
书当成于万历年·····	168
第一部个人创作的长篇·····	173
笑笑生究竟是谁? ·····	178
作者是“山东人”吗? ·····	185
王世贞被附会之始末·····	192
屠隆与笑笑生·····	197
何来庚戌初刻本? ·····	202
词话本的发现与版本·····	206
另成一统的评改本·····	210
张竹坡与《第一奇书》·····	217
《古本金瓶梅》与王文濡·····	225
《续金瓶梅》及其他·····	231
千秋功罪大家评·····	238

## 奇书共赏析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是晋代陶渊明的名句。陶渊明是喜欢读《山海经》、《穆天子传》一类“小说”的，他所说的“奇文”，或许就是指这类作品吧！

时间过了一千多年，在明代的小说界，竟一下子冒出了“四大奇书”：《三国》、《水浒》、《西游》及《金瓶梅》。其中《金瓶梅》，后人又特别称之为“第一奇书”。这部书，实在奇。奇就奇在一照面就给人们留下了一大堆“疑义”，诸如：成书何时？如何成书？作者是谁？版本有几？……奇也奇在它一变长篇小说大写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神仙鬼怪的局面，另写普普通通的事、平平常常的人，在艺术上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而更奇的是，它在那个习惯于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世界上，竟致力于撕破种种真美善的纱幕，把上上下下、内内外外的人间丑恶，兜底翻了出来！特别是在一个谨防“男女授受不亲”的“礼义之邦”里，竟直言不讳地大书特书其床第之事！于是乎，当它一出世，人们就骂它是一部“坏人心术”、“决当焚之”的“诲淫”之作，预言谁印了它，谁就要打入地狱，永世不得翻身！但是，也有人称赞

它是“云霞满纸”的“逸典”，是“稗官之上乘”。以后的清人、近人、今人，一直也争论不休。毁之者总把它视作古今第一淫书，悬为厉禁，或者冠之以“自然主义”、“客观主义”等现代恶谥而加以否定；崇之者则认为“同时说部，无以上之”（鲁迅语），它“实在是一部可诧异的伟大的写实小说”，甚至是“中国小说发展的极峰”（郑振铎语）。正是：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道理。看来，对于这样一部“奇书”，确有必要“相与析”一番了。

既然是“相与析”，就不能不顾及到以往的纷争，拉扯到名家的宏论。在这里，有的是有意引用，并非掠美；有的则无意雷同，势在难免。观点相同者并无私恩，看法相异处不存恶意。反正是：我的手，写我心！

既然是“相与析”，也不能不面对广大的读者：错综复杂处力求统理头绪，深奥枯燥处总想化为明白。纵横交错，恐怕难以联成一体；浅文俗笔，不知能否排纷解难？反正是：我的心，盼相析！

陶渊明确说：“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看来，一部“奇书”也不能仅相析，不共赏。不管人们将投以何种目光，我还将略作一点叹赏。这样，请原谅我将陶潜的名言压改成一句话，以此权作这场漫话的引子，这就叫作：“奇书共赏析”。



## 《金瓶梅》之鸟瞰

当我们打开《金瓶梅》一书，深入到这个鬼蜮世界中去领略一番滋味之前，为了作好“导游”，不妨将它的大概情况作一介绍，以便胸中先有一个全局。

先说故事，其梗概如下：山东清河县破落户财主西门庆，原在县前开丹生药铺。他“不甚读书，终日闲游浪荡”，又在县前管些公事，与人揽事过钱，交通官吏，因此，满县人都怕他。一批帮闲如花子虚、应伯爵、谢希大、常时节等与他结为十兄弟，趋炎附势、推波助澜。一天，他偶遇潘金莲，就图谋奸占。原来，西门庆先娶陈氏早亡，遗下的女儿西门大姐已出嫁。他就再娶吴月娘为正室，另有李娇儿、孙雪娥二妾。潘金莲是潘裁缝的女儿，九岁时被卖在王招宣府学弹唱，十五岁卖给张大户为妾，后又被嫁与武大。潘曾勾引小叔武松，遭到武松的斥责。她与西门庆搭上后，就鸩杀了丈夫武大。正当他俩打得火热，准备娶嫁之时，西门庆又被媒婆说合，先娶了小有家财的寡妇孟玉楼，然后将潘金莲纳为妾，称五娘。武松外差回来，为兄报仇，却误杀他人，被发配孟州。西门庆接着又收用了潘金莲的婢女春梅，奸

骗十兄弟之一花子虚的妻子李瓶儿，将花子虚活活气死。此时，西门庆正因朝中奸党案的牵连，不敢外出。李瓶儿相思成病，招赘医生蒋竹山入门。西门庆回来后，使唤无赖，将蒋毒打，置之死地而后快。这位原为梁中书的外妾、花太监侄媳的李瓶儿终于又归西门庆，并带来了大宗家财，人称为“六娘”。同时，由于西门庆的亲家被抄，女婿陈经济带来了许多箱笼。西门庆接连得了横财数笔，就开店放债，巧取豪夺，迅速发迹。于是他贿赂蔡京，被提拔为山东提刑所理刑副千户。蔡京生辰之日，他又亲自带了二十担厚礼入京拜寿，做干儿子，就此升为正千户提刑官。就在他得到副千户官的这一天，李瓶儿生了个儿子，取名为官哥。这时，西门庆气焰极盛，贪赃枉法，霸占妇女，无恶不作。而在家中，妻妾间争宠倾轧，矛盾百出，其中潘金莲之嫉妒貌美财富的李瓶儿尤为突出。潘金莲屡设奇计，惊吓官哥，终使夭折。瓶儿被西门庆蹂躏得病，又痛悼其子，抑郁致死。潘金莲则尽力献媚西门庆，致使西门庆饮服淫药过量，一夕纵欲暴亡。之后，李娇儿、孙雪娥、孟玉楼等逃的逃、嫁的嫁，树倒猢猻散。金莲和春梅因与女婿陈经济通奸而被吴月娘斥卖。金莲在王婆家待嫁时，被遇赦回来的武松杀死。春梅卖给周守备为妾，得宠，生子，册为夫人，终也与陈经济淫乱而身亡。陈也被人杀死。这时，天下大乱，金兵南下，吴月娘带遗腹子孝哥欲奔济南，路经普净和尚点破，知孝哥乃西门庆托生，便令其

出家，法名明悟，以赎前愆而得超生。

这一百回的故事，主要写的是西门庆一家的兴衰，西门庆在这里显然是个中心人物。他虽然于第七十九回贪欲丧命，但后二十一回的戏还是与他紧相关联，使人时时看到他的影子。他是一个恶的代表。作为他的接班人有三个：第一个是女婿陈经济，轻佻油滑，偷花老手，可以说青出于蓝胜于蓝，最后比西门庆死得更惨，被人一刀结果了年轻的性命。第二个是张二官，作者用虚笔隐写，交代了西门庆身后活跃在清河县的又一个西门庆式的人物；第三个是玳安，原是西门庆的亲随，后改名西门安，承受家业，人称西门小员外。——他与其说是零落的西门家的财产的继承人，还不如说是作为善良的吴月娘的依托者而存在着。

吴月娘作为西门庆的正妻，是西门家的女主人，又是个贯串全书的人物。但是，她不是小说中的第一女主角，只是作为平日“好善看经”的正经女人而与一批“淫妇”们相对存在着。小说的女主角是金、瓶、梅。金、瓶、梅三人之中又以金为第一女主角。《金瓶梅》从《水浒传》中借出一支，这一支就是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小说的开场戏，就接连用了几乎是十回的篇幅(中间插入孟玉楼事)渲染了潘金莲。之后，在西门庆家妻妾争风的漩涡中，她始终是个中心人物。李瓶儿就是她争宠的主要对手，在全书中所占的比例也极重。前于李瓶儿的宋惠莲及后于李瓶儿的如意儿，都可以说是李瓶儿的影子。而

春梅则是潘金莲的帮手和影子，潘金莲死后她就是潘的继续。围绕着金、瓶、梅三“淫妇”，西门家里还有李娇儿、孙雪娥、孟玉楼三妾和王六儿、贲四嫂等仆妇丫头，或善或淫，多方陪衬，致使全书波澜叠起，人物各异而引人入胜。

《金瓶梅》由西门一家而写及清河县的好几户人家。这里有大户官家如西门庆的同僚夏提刑一家、潘金莲的出生地王招宣府林太太一家，春梅的归宿处周守备一家以及乔大户、张大户、何千户等家；下及帮闲篋片有应伯爵、花子虚为首的十兄弟；卖笑妓女则有李桂姐、吴银儿、郑爱月为代表的娘儿们；此外，尼姑、道士、算命、卜卦者流，媒婆、医者、工匠、商贩之徒，多方描绘，相互联系，真是由西门庆一家而写及了全县。

不但如此，《金瓶梅》还通过“晋京祝寿”、“结交状元”、“受赃枉法”、“工完升级”、“引奏朝仪”等情节，涉及了以蔡京为代表的权奸、皇帝主宰着一切的朝廷和整个天下。

一部《金瓶梅》就是这样由小及大，千姿百态。其主旋律是什么呢？曰：暴露。它在我国文学史上的最大特色，也就是第一次全心全意地致力于撕破笼罩在现实世界上的种种真善美的纱幕，把上上下下、内内外外的人间丑恶，相当集中、全面、深刻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在这里，能看到昏庸的皇帝、贪婪的权奸、堕落的儒林、无耻的帮闲、龌龊的僧尼、淫邪的妻妾、欺诈的奴仆，乃至几个称得上“极是

清廉的官”，也是看着“当道时臣”的眼色，偏于“人情”，执法不公。到处是政治的黑暗，官场的腐败，经济的混乱，人心的险恶，道德的沦丧。有人说，《红楼梦》中除了一对石狮子外，再也没有干净的了。这话说得未免过分。大观园中的主人公们还在为取得自以为干净的东西在挣扎着。而一部《金瓶梅》，除了如武松、曾孝序、王杏庵等毫不重要的配角身上还闪烁着一星正义的火花之外，整个世界是漆黑漆黑的。《金瓶梅》就是这样一面当时社会的镜子。面对着这面镜子，不能不令人惊，令人叹，令人哀，令人怒，令人迫切希望彻底改变这样的现实。当然，在暴露时也淌出了诸如“说淫话”之类卑鄙龌龊的污泥浊水。对此，则请君戴起“批判”的眼镜，记着东吴弄珠客序言中的一句话：“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

## 如此官场

### ——西门庆剖析之一

西门庆登场时，作者对他有这样一番介绍：

原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从小儿也是个好浮浪子弟，使得些好拳棒，又会赌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近来发迹有钱。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因此满县人都惧怕他。

这里就点明了这个“浮浪子弟”近来“发迹”以致“满县人都惧怕他”的两大法宝：一曰钱，二曰官。他就是靠勾结衙门来拚命敛财，财越积越多；又凭借钱财来贿赂官场，官越攀越高。于是乎，他肆无忌惮地淫人妻女，贪赃枉法；杀人害命，无恶不作，反而能步步高升，称霸一方。可见，腐烂的官场正是孕育西门庆一类暴发户的强化剂和纵容他横行不法的保护伞，而西门庆的暴发暴亡也正深刻地暴露了那一座黑暗透顶的统治机器！

西门庆“原来就是个弄人的刽子手”，被他一手残害的人命就有好几条。他一上场，就图谋奸占潘金莲，从而毒杀武大郎；接着又勾引李瓶儿，气死

义弟花子虚；后又凭借权势，把李瓶儿的第二个丈夫蒋竹山打得皮开肉绽，置之死地而后快。他霸占仆妇宋惠莲，又要陷害其夫来旺使之横遭充军之罪，迫使惠莲自缢身死；而当惠莲的父亲宋仁“叫起冤屈来”，又被西门庆活活整死：

这西门庆不听万事皆休，听了心中大怒，骂道：“这少死光棍，这等可恶！”即令小厮：“请你姐夫来写帖儿。”就差来兴儿送与正堂李知县，随即差了两个公人，一条索子把宋仁拿到县里，反问他打网诈财，倚尸图赖，当厅一夹二十大板，打的顺腿淋漓鲜血，写了一纸供案，再不许到西门庆家缠扰，并责令地方火甲，跟同西门庆家人，即将尸烧化讫来回话。那宋仁打的两腿棒疮，归家着了重气，害了一场时疫，不上几日，呜呼哀哉死了。正是，……有诗为证：

县官贪污更堪嗟 得人金帛售奸邪。

宋仁为女归阴路 致死冤魂塞满衙。

一部《金瓶梅》，正是“冤魂塞满衙”！一个西门庆，害了好几条人命，不但逍遥法外，而且仍官运亨通，并颇有讽刺意味地当上了一个执掌刑狱的理刑官。“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他一旦有权在手，也就更贪婪地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去包庇别人谋财害命。苗青杀主，罪该论死，而西门庆受贿后，一手包天，竟让他顺当地回家进一步侵夺主人的家产，霸占主人的妻妾。这等“赃迹显著”，何人不晓？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曾孝序奏了一本，但结果西门庆用

“金镶玉宝石闹妆一条，三百两银子”打点了蔡京，受到惩罚的反而是曾孝序：被罢官流放，“窜于岭表”。在这世界上，还有什么王法？有什么天理？

官僚机器何以如此腐败？这是由于组成这架机器的成员都是由私利联系起来的。西门庆原是“一介乡民”，怎么会被太师蔡京一眼看中，平地选拔为“山东理刑副千户”呢？原来只是金钱打动了蔡京的心灵。一手交钱，一手卖官，这笔生意就是在第三十回西门庆派来保、吴主管给蔡京送礼时做成的：

翟谦先把寿礼揭帖呈递与太师观看，来保与吴主管各捧献礼物。但见：黄烘烘金壶玉盏，白晃晃减靴仙人，良工制造费工夫，巧匠钻凿人罕见；锦绣蟒衣，五彩夺目；南京绉缎，金碧交辉；汤羊美酒，尽贴封皮；异果时新，高堆盘榼。如何不喜？……太师因问来保道：“礼物我故收了，累次承你主人费心，无物可伸，如何是好！你主人身上可有甚官役？”来保道：“小的主人一介乡民，有何官役？”太师道：“既无官役，昨日朝廷钦赐了我几张空名告身札付，我安你主人在你那山东提刑所做个理刑副千户，……”

再看西门庆与蔡蕴的勾结也十分典型。蔡蕴乘着宋代无休无止的党派之争的空子，侥幸地得到了论才学本不该得到的“状元”的桂冠。于是一头倒在蔡京的脚下，“做了假子”。他回家省亲，路经山东时，又得到了太师管家翟谦的特别关照。于是乎，西





评改本第十八回“赂相府西门脱祸”插图

门庆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新科状元，临行又送了他“金缎一端，领绢二端，合香五百，白金一百两”，使得这位蔡状元连声说：“此情此景，何日忘之”，“倘得寸进，自当图报。”（第三十六回）这可以说是两人间的初步勾搭。不久，蔡蕴点了两淮巡盐御史，又经山东，得到了西门庆更为隆重的接待和奢豪的馈赠。这样，蔡御史就说：“四泉（西门庆号），有甚事，只顾分付，学生无不领命。”一口气答应给西门庆早支